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唐秦王詞話

第三十三回 秦叔寶兵困介休城 徐茂功文取太原府

詞： 碧草成茵砌帶煙，萬紅千紫鬥爭妍。芳菲漸入詩人境，試詠東風第一篇。水浮鴨綠，山疊螺青。花柳呈奇，園林選勝。良辰美景，裁紅剪翠助春容；霽色韶光，簇錦堆霞供賞客。泥融飛燕子，一雙雙繞棟穿簾；沙暖睡鴛鴦，一對對依洲傍渚。金勒馬，緩嘶原上草；玉釵人，笑折路旁花。尋香粉蝶，好花迷蝶蝶迷花；擲柳黃鶯，新柳戀鶯鶯戀柳。謝安石攜妓東山，杜工部曲江春宴。

歌罷新詩續後篇，知音貴容興悠然。
試聽一代興唐主，盡屬詞人話裡傳。

唐兵正行，哨馬來報：「介休城到了！」秦叔寶傳令駐軍，安下營寨，一面分撥人馬，圍困介休城。雲屯霧集，鐵壁銅牆，勢摧地軸，聲震天關。那介休守城軍士，飛報敬德知道：「有唐軍數萬圍城！」敬德聞報，徑上城樓，往下一瞧，果然大勢人馬臨城。敬德心下自想：「我待要殺出城去，回朝見主，只是這裡還有十萬糧米，倘被唐家攻奪城池，我的罪越發重了。不若且守著城，差快馬奏報劉王，請旨定奪。」連忙差一健卒，名喚卜欣，到了半夜，悄悄墜城而下。行不半里之地，被唐營巡哨總管梁建方拿住，綁回軍營。次日早晨，見了秦叔寶。叔寶備細問了消息，就著梁建方押解奸細，赴秦王軍門定奪不題。

且說茂功同眾總管，保著秦王駕行。
兵分六隊依韜略，旗列千重雜彩雲。
士卒威行如虎豹，將軍英烈似天神。
猛作先鋒開道路，勇為殿後總三軍。
都來打虎誅龍將，盡是能征慣戰人。
浩浩軍行如電閃，群群馬走逐風奔。
大軍前進多時節，哨馬回來報總兵。

秦王正行，哨馬來報：「榆次縣到了！」秦王傳令，就在榆次縣屯下人馬。旗牌來報梁建方等，令宣至駕前。梁建方把擒獲敬德細作的事，奏聞秦王。茂公說：「主人！天意合敗劉武周，正好用計！」向秦王附耳低言。秦王令刀斧手，把劉朝細作斬首報來。茂功喚過唐儉，附耳低言，吩咐了一番。唐儉領了計，就穿上劉朝細作的號衣，一騎馬出了城。來至太原府城內，東華朝前等旨。劉王正坐朝，頭目奏：「尉遲恭差軍士等旨！」「宣至駕前！」奏說：「臣是尉遲先鋒軍人卜欣，因被唐兵圍困城池，人馬浩大，誠恐有失地方糧草，特差臣星夜回朝奏聞，作速打發人馬救應。」劉王聽說大驚，宣丞相楊福念、威武校尉王君郭、侯君集，當駕吩咐：你三臣總攝朝綱，鎮守太原城。詔宋金剛復還舊職，並驍將顏君章、范君章、張尋相、張萬年、王石龍眾將保駕，寡人親自領兵到介休，接應尉遲！」打發軍人卜欣先回，吩咐尉遲恭牢守城池，早晚救兵就到。軍士出朝，一壁廂劉王整點人馬起營不題。

且說唐儉出了太原城，縱馬加鞭，徑回榆次縣去。唐儉進了城，入帥府參見秦王，把劉武周起軍的話，稟復軍師。茂功問說：「你聞得什麼人守城？」唐儉說：「文臣楊福念，武臣王君郭、侯君集，三人同守。」茂功就差快馬到太原，去看劉武周兵馬離了太原城，作速回話，一日，探馬來報劉武周兵馬已離太原府城。茂功請秦王起營，人馬滔滔的趨近太原城下，屯紮營寨。茂功修下一封書，拴在空頭箭上，著劉弘基射進城去。劉弘基一騎馬，臨城叫：「巡城軍士！快來接書，通報守城官知道，及早開城接駕！」軍士拾了箭，忙至丞相府，將箭書呈上。楊福念接書開看：侍弟徐世勳頓首，書奉大丞相楊公閣下。久睽顏范，緣兵火間隔，弗克拜瞻，徒勤翹企。邇者弟委質唐朝，職授軍師，今隨秦府殿下，興師至此。虎豹之將，貔貅之兵，何啻數十萬，駐旌城下，即欲進攻。弟念與君金蘭舊契，敢不伸達？切我殿下，受亡隋之大寶，天下十有六七。君若棄邪歸正，寧獨保全祿位，抑且拯救生靈，誠兩利之術也。不然，則身名與國家，俱不可測，咎將安歸乎？惟高明裁之，幸甚！楊福念看罷書，遣人請王君郭、侯君集到府商議，把茂功書遞與二將。二將看罷，王君郭說：「丞相乃定國元老，事該職掌，行止但聽裁處！」楊福念說：「二位大人，我思主人駕前名將，止有敬德一人，如今又被圍困介休，存亡未保。主人此去，勝敗亦未可料。以愚量度，吉少凶多。況今唐室將廣兵多，若使攻城，內無重兵，外絕救應，正如泰山壓卵，恐難保全。愚意不若歸順唐朝，免一郡生靈之苦！」二將說：「丞相言之有理，當行就行！」楊福念吩咐當該官吏，灑掃帥府，香花結彩。準備已完，楊福念同二將直至唐營，徑進中軍帳，參見秦王。秦王大喜，擺駕進太原城帥府坐下。三人朝賀已畢，秦王傳令，把劉武周眷屬人等，盡皆洗蕩。掛榜安撫軍民，換了旗號，封鎖倉庫。茂功奏說：「主公！兵貴神速，不可久停！著王君郭、侯君集二將，隨軍聽用，留楊福念守城，仍撥王常伯協同守備。」分遣已畢，茂功傳令，眾將士起營，掩旗息鼓，抄路到介休城去。

大軍正行，哨馬來報：「已至介休城！」有秦叔寶同眾總管出營迎接。

秦王進中軍帳坐下，大小將士，參見已畢，軍聯一寨，將並一營，屯下人馬。茂功問：「秦將軍！你知道劉武周兵來麼？」叔寶說：「探馬曾報武周人馬出境來了，還不見到。」茂功說：「他那裡先起兵，我取了太原府，他的軍怎麼還未到？想必我這裡抄小路近些；也只在目下到了。」說話之間，長探馬來報：「劉武周人馬已到，離營十里屯兵！」茂功說：「主公！趁他遠來，軍士疲倦，安營未堅，用計破之，必獲全勝！調馬三保、段志玄、殷開山、劉弘基、武士護、唐萬人六將領兵，分作三哨出陣；調張公瑾、屈突通領三千鐵騎，往他後哨殺入陣來；王當仁、裴行儉領一支兵，埋伏正東；長孫順德、高士廉領一支兵，埋伏正西。你兩支兵，待眾將交戰之時，從中殺入陣來，使他腹背受敵，務要取勝！臣與長孫無忌、姜寶宜，保主公督陣，調程咬金領一支兵，焚燒他的糧草營寨，各宜奮勇成功。秦將軍同眾總管，添撥人馬，牢守介休，以擋敬德。」分撥已畢，眾將領兵出營。

且說馬三保、段志玄、殷開山等六將出馬，排開陣勢，應聲挑戰。劉武周才屯下人馬，哨馬來報：「有唐家六員戰將，帶領人馬，近營搦戰！」劉武周傳令宋金剛、張尋相、顏君章、范君章、王石龍、張萬年等，領兵迎敵。武周金盔金甲，親自壓陣。眾將全裝披掛，領兵出營。驟馬臨陣。殷開山手執蘸金斧，大喝一聲：「快下馬受降！」宋金剛說：「爭江山，奪社稷，誰與你爭強誇口？」眾將各挺兵器，殺出陣來。正戰之間，只聽得鑼聲震地，張公瑾、屈突通從後哨殺來，王當仁、裴行儉從東殺來，長孫順德、高士廉從西殺來。你看！

一伙弄風白額虎，奔來陣裡要吞人。
槍刀亂落梨花舞，戰馬盤旋霧氣騰。
個個忘生因助主，人人捨死為功名。
徵雲蔽野江山暗，殺氣漫空宇宙昏。
陣前惱了英雄將，取出標槍手內掄。
高聲大叫言教中，敗走金剛主帥身。

劉弘基一標槍標去，正中宋金剛左腿，幾乎墜馬，帶著疼闖圍而走。劉武周、張尋相等，見兵勢敗劫，眾將殺出陣來，且戰且走。軍士一蹶，自相踏死者，十有四五。一壁廂程咬金舉火燒糧草營寨，一面茂功催動人馬，乘勝進剿。一晝夜軍行二百里，直

追至雀鼠谷。一日之間，大戰八陣，盡破劉朝人馬，直殺得成川血湧，遍地屍橫。可憐立國興劉主，做了逃災躲難人。劉武周、宋金剛食盡，不得已，逃竄北單于去了。有張尋相、張萬年、顏君章、范君章、王石龍等鏖戰，被唐朝人馬，如潮奔浪湧，四下裡重重圍裹，困在垓心。張尋相眾將左衝右突，不能透出重圍，勢窮力盡，皆拋戈棄甲下馬投降，餘軍皆降。茂功大獲全勝，鳴金收軍。秦王回營坐下中軍，傳令新降將卒，另屯一營，著程咬金統領，改換大唐旗號。一面又令紀功官，書記眾將功勞，犒賞軍士。

只見旗牌來報：「有本邦使臣等令！」召進中軍帳，使臣奏啟：「奉萬歲旨意，差遣解糧草到營接應。如邊境太平之日，擒獲尉遲恭，不可輕縱，牢鎖囚車，解朝定罪！」秦王說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回朝奏聞父皇，山後刀兵，還未寧息，待定奪之日，差官奏報捷音！」使臣辭了秦王出營，一騎馬徑回長安見高祖去了。

且說秦王在營，與茂功商議：「如今朝廷旨意，要擒獲尉遲恭回朝問罪。有何計策，可以招降？」茂功奏說：「殿下！可宣山後新降的五將來問他。有能招安尉遲恭降唐者，准作邊廷一件大功，加封官職。」秦王即時傳令，把張尋相等五將，宣至駕前問說：「你眾將官，有能招降尉遲恭歸順者，就作在邊一件大功，重封官職！」范君章說：「臣去招安，降得敬德！」秦王問說：「你與尉遲恭有何交厚？」范君章說：「當日尉遲在臣營內投軍，以此臣敢去招降他，諒必聽從！」秦王說：「如此，當用心辦事，疾去早來！」范君章奏說：「殿下！乞令東門圍城軍士，略退半箭之地，待臣好叫門。」秦王傳令圍城軍士，暫退半里住紮。

范君章出了營門，一騎馬徑到介休城下，叫巡城小校：「快報尉遲知道，說我范君章在此相見！」軍士報入帥府：「有范君章大人在城下叫門！」敬德說：「好了！想必劉王遣兵來接應！」敬德吩咐軍士快開門，把范君章接進帥府相見。尉遲道：「請問大人，前者因被唐軍圍困，尤恐失去地方糧草，差人回朝奏聞，請旨定奪，不知如何？」范君章說：「劉王主人聞奏軍情緊急，親統大兵到此，不料被唐家用計，一日八陣，戰敗我山後人馬，直追至雀鼠谷，軍馬一網皆休！」敬德聽說大驚，問：「劉王主人安在？」范君章說：「主人並宋金剛，俱陣亡了！不瞞將軍說，我等五人，已投降唐朝。今奉二殿下令旨，特著我來招安將軍。唐朝寬仁厚德，尊賢敬士，當今明聖之君，將軍勿疑，即速同往！」敬德聽說起投唐，凶恨圓睜虎眼，惡嚙怒咬鋼牙，手舉著竹節鞭，口稱：「我當初若不投你麾下，看舊日之情，今日就了當你性命！我豈似你們不忠不孝，容易這等投唐？既然主人陣亡，快送首級來，與我殯葬！」范君章見了，膽戰心寒，喏喏而退。出了帥府，徑回唐營門首下馬，參見秦王，把敬德不從歸順，要劉王首級的話，一一啟復。且說高祖又差官校到秦王軍門，催督多方設計，擒獲敬德，枷鎖牢固，解赴長安定罪。秦王說：「我知道了！你回朝奏聞，已破了劉武周，餘黨皆降，止有敬德拒守介休。如今擁兵圍困城池，待擒拿之日，鎖解回朝！」官校辭了秦王出營，徑上長安覆命不題。

且說秦王在營，與茂功商議：「敬德如今要劉武周的首級，怎麼處？也不知敗逃在何處？」茂功說：「且宣新降的將官問他，就知去向。」秦王即時召顏君章等五將到帳前，問說：「劉武周不曾陣亡，定有個逃走的地方。你眾將料然平日也知他往來的所在。」顏君章奏說：「止有北單于與武周是親，多是塞北去了。」茂功說：「劉武周即沒下落，不要管他在不在，如今把戰場中揀一顆肥大首級，說是武周的就罷了，哪裡去辨真偽？」秦王說：「也是！」傳令劊子手出去。不多時，取了一顆首級，下了宣匣，使了封印，差唐儉：「你送首級進介休，見敬德去。凡事小心，隨機應變，不可有誤軍情！」唐儉領了首級出營，一騎馬徑往介休城。此一去，試將玉石當場著，辨出高低假共真！

唐儉趨近介休城下，叫：「巡城軍校開門，送你劉王首級來了！」軍士連忙下城，進帥府報知敬德。敬德吩咐開門。唐儉入了城，進帥府廳。敬德接了宣匣，放在香案上，與唐儉施了禮。敬德正欲朝著首級下拜，心下想一想：「雖說是劉王主公首級，未知真假，且開宣匣看一看！」近前拆下封皮，舉目一觀，那敬德怒髮衝冠，心生火燄，手舉鋼鞭，響亮一聲，把宣匣打得粉碎。唐儉說：「將軍因要劉王首級，差我送來，怎麼反生嗔怒？」敬德道：「你來哄誰？我主人自有認色的，腦後雞冠，鼻生三竅，怎麼把別的首級來搪塞？」唐儉說：「將軍要真的不難，劉王首級見在。你若真心歸順唐朝，就送真的來與你；如不降唐，把劉王首級，懸掛營門，兩打日曬，號令示眾！兩樁行止，但憑將軍心下裁奪！」敬德思量了一會，道：「罷！罷！你若送真的來與我，我情願歸順唐朝；如無真的首級送來，永不降唐！」唐儉說：「將軍今日一言已出，大丈夫不可食言！」敬德說：「我主人的首級，若在你唐朝，快送來與我殯葬，也不要失信！」唐儉說：「我此去定然就送來還你！還有句話說與將軍，前日朝廷差官校取首級上長安號令，既是將軍盡忠不忍，我去奏聞秦王，差人上京取回送來！」唐儉說罷，別了敬德，一騎馬趨離介休城。

敬德存忠卻認真，秦王有意攬英臣。